

浮生紀實 (六)

一個砲兵中將的回憶

黃永安遺著
周谷校訂
吳崇蘭

錦州圍城脫險

東北兵家必爭之地

錦州自古為兵家必爭之地，尤在明清之際，頻頻征戰，尤為顯著。就一九四八年民國三十七年國共戰爭而言，錦州更成為在東北戰爭勝敗的關鍵。我在錦州前後住過幾次，故對錦州地形較為熟悉。

民國卅五年八月間，忽然奉命調任錦州遼西師管區司令，遂重返錦州，著手設置遼西師管區司令部，及黑山、錦州、新民三個團管區司令部。當時駐紮錦州的部隊為雲南第九十三軍軍長盧濬泉，雲南人，為人沉默寡言，不喜與官兵講話，愛讀書，凡中外書籍，無不涉獵。其時錦州指揮部主任為東北剿匪總部中將副總司令范漢傑，廣東大埔人

，黃埔一期學生。副主任為冀熱遼邊區兵團副司令官兼遼西行署主任賀奎，東北人。參謀長李汝和，直接指揮雲南部隊，此時盧濬泉升任第六兵團司令官，原第九十三軍副軍長盛家興接任軍長。副軍長舒適存與參謀長董漢三。

及至民國卅六年春，中共勢力日見猖獗，因此錦州走廊情勢，愈顯緊要。范漢傑為加強戰備，特召開擴大會議，邀我參加。會中各部隊長，先後發表意見甚多。最後詢我有何意見？我說：「防守錦州須注意外圍工事，不能僅在城牆上街道內築修碉堡，還要擴展範圍，增大防守面，如在陵南、朝陽、義縣、北鎮等地駐守相當兵力；在小範圍內，要在錦州四週要地構築堅固工事，如城北大疙瘩、帽兒山、一二七高地、白老虎屯、上齊屯、城西飛機場、一八八高地、城南罕王殿、城東紫金山等處，都須建築工事。此

外天橋場錦西要駐重兵，指揮部為便於指揮，不受戰火威脅，亦應設於錦西。」范漢傑主任第一怕費錢，第二怕兵力過於分散，不能集中使用，並未完全採行。後來東北行營主任陳誠至錦州視察，亦指示注意城外各要點工事，惟所建工事，無整個計劃，由各部隊自行修建，敷衍了事。城牆修得很高，街頭碉堡建得堅固。錦州本是盆地，四面皆山，不易防守，但當事者不能覺悟，殊為惋惜。

我為軍人，深覺應為大局著想，不能緘默，乃與錦州遼西師管區李參謀長克壯，共同研究確保瀋陽，鞏固錦州通往關內走廊。訂定計劃方案，並繪圖說明，呈報東北行營。（當時行營主任陳誠因病辭職，由衛立煌繼任），豈知報出後，如石沉大海，此亦因中共於春節時，曾突擊渾河岸，城中可聞砲聲，惶惶終日，無暇細察之故。

義縣棄守錦州孤立

民國三十七年八月，雲南部隊一個師駐守義縣，突然遭中共軍包圍，這是錦州唯一的外圍據點。在戰術上來說，應即設法解圍，粉碎中共攻擊企圖，不料指揮東北作戰的當局，忍著讓中共圍攻義縣一個月，始終沒有派兵往救，揆其原因係怕中共腰襲應援部隊，次恐削弱錦州防守兵力。實際駐防錦州部隊，計有五四、五五、二九、八八、四五、七二、一八等七個師野山重砲七十餘門，師砲兵重迫擊砲尚未計算在內，結果使義縣守軍，糧彈補給，竟賴空投，終至彈盡糧絕，陷入敵手。一個師的人員械彈，全部喪失，這不惟使駐守義縣的官兵痛心，就是一般官兵對統帥的指揮，對友軍的援助，也失去信心，因之士氣低落，註定了錦州的命運。

我負責徵兵業務，猶在積極進行，當時尙奉有命令運送新兵五千人至平津補充部隊，不料護送新兵幹部於歸途中，因義縣棄守、錦州孤立，乃滯留於葫蘆島。而錦州外圍的戰事，因義縣陷落，漸失屏障，且當局未能修建工事，有之亦是徒具形式，雖有少數部隊駐守，多因夜間寒冷，盡去民房內禦寒，陣地要點通路等於虛設，此爲目睹事實，今日言之，實有無限感嘆！想錦州有七師之眾，附野小重砲七十餘門，竟不解外圍據點義縣之圍，其失敗也可知。戡亂之戰，東北失守的原因很多，真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

之寒。

國共對峙日趨緊張

當四平街二次被圍，雖經第七十一軍軍長陳明仁將敵擊退，惟國軍損失頗大，及繼之發生吉林撤退，長春被圍，使國共的形勢，爲之變易，在民國卅七年農曆除夕之夜，中共進襲至渾河岸，瀋陽城內可聞砲聲，中共之兵力亦向西轉移，攻擊義縣，其目的在打通朝陽通往熱河路線，然後揮軍包圍錦州，以斷遼西走廊，使瀋陽孤立。此一企圖，至爲狠毒，至民國卅七年九月廿五日夜晚，突聞北方槍聲齊鳴，師管區駐於城北，靠近鐵道，首當其衝，官兵僅有少數自衛武器，除將師管區官兵眷屬分批向城中疏散外另將官兵分佈占據圍牆警戒，以待天曉，俟獲悉真實情況，再作處置。及至黎明，見負傷官兵擔架，沿著師管區圍牆，陸續向城內運送。經詢問前方情形，據云前夜敵兵突襲，兵力不詳，首先襲擊帽兒山屯一二七高地（該地區在錦州東北方，約二十餘里，爲通熱河之山道，乃防中共出沒之重要地帶）。繼襲擊上齊屯，該防區部隊約有一團兵力，抵抗至拂曉，已傷亡過半，遂向城中撤退。北方十五里之白老虎屯，亦同被突襲，該地駐兵一營，不支潰退。增援部隊與敵激戰，盛軍長及參謀長董漢三負傷，至午後始將敵擊退，統計戰果，帽兒山屯損失約工兵三個連，步兵一個營，上齊屯損失一個團。師團管區除

留守少數官兵外，其餘官兵眷屬婦孺分批向城中疏散，並限定上午十二時以前疏散完畢。十時許接機場張參謀長電話略謂：「茲有長春遣送眷屬飛機一架在錦州機場加油，請嫂夫人搭此便機回北平，並請於十分鐘內到達機場。」我即以電話告知李志銓，命姚傑明副官去取通行證，遂坐汽車至城內接志銓轉送機場，等飛機起飛後，心始安然。此時機場跑道已落砲彈，自此以後飛機不能再起落，在這樣倉惶迫促之時間，得能安全脫離危城，莫非上天之佑歟？我以無家室之累，心情頓覺輕鬆，午後將師團管區應用物品，盡皆遷入城內，並作適當的安置與佈署。

安危與同舟共濟

第二日早晨錦州城防指揮所參謀長李汝和來訪，轉達范漢傑主任意旨，擬派我爲城防砲兵指揮官，我因全城已被敵人圍困安危與共，必須同舟共濟，況吾爲東北人，當亦義不容辭，乃毅然接受。但我表示砲兵指揮機構，應有一個指揮組織，並在指揮系統上建立一個通訊機構，供應適量材料。他即請示范漢傑主任，皆予接納，當日即著手組織指揮機構。經邀請前錦州市長韓德身擔任砲兵指揮部參謀長，由他遴選師管區原砲兵人員充任參謀，組成第一、二、三科，及兩個地區指揮組，以砲兵十三團一〇五榴砲五門，十六團三八式十二門，義造山砲四門，爲機動砲兵，在城內開始辦公。韓參謀長原係

砲兵出身，又受過陸軍大學正規教育，隨杜聿明回東北，原在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總參議室，任高級參議，攻下錦州時，即派為錦州市長，後因故請辭閒居，為人沉默寡言，富有正義感，對於砲兵指揮機構之組成，人事之安排，非常適當。編組就緒後，即開始請領通信器材分配各砲兵部隊，及各軍師和重要砲兵觀測所架設，均能直接通話。經指示參謀處與各地區指揮組，以團營為單位，召集各砲兵部隊長，到指揮部開會，研究重新調整各種砲兵陣地位置，以與防守指揮所防禦之企圖配合，及要求與敵決戰和逆襲方向、地址等，做承上啓下調和工作。部內則晝夜分班辦公，頗得各砲兵部隊之信賴，對各部隊發生的困難問題，隨時予以解決，亦頗順利。砲兵指揮部設在城內最高建築物，郵政總局三樓頂上，對四方觀測極為方便，將各種觀測器架設屋頂，命觀測軍官，晝夜分班擔任監視。此時范主任與第六兵團司令官盧濬泉均不知其辦公處所，因為保密關係，見面甚難，尙好有電話可以連絡，但在此情況下，多是各自為政，呈現半癱瘓的狀態。

二十九日盛軍長要求砲兵協助步兵一八四師收復一二七高地，我當即命令北方面砲兵，及城中重砲兵協同作充實準備，砲兵指揮部帶必要之觀測人員，與盧軍長在同一觀測所，由上午十時開始砲擊，至午後二時見敵人遭我砲火轟擊，陷於沉寂，盧軍長即命

攻擊師前進。詎知進至敵軍工事附近，敵兵驟起，實施逆襲，且輕機槍與手榴彈之火力頗盛，況時至薄暮，盧軍長遂令步兵撤退，竟至功敗垂成。未幾敵利用此一時機，大舉反攻，一時戰線大亂，幸我砲兵利用通信指揮，集中火力攻擊，而攻擊師將預防隊盡皆用出，始將敵之攻勢遏止，此後即維持現狀，未再圖進。

彈盡援絕堅苦支撐

三十日敵兵攻擊飛機場北方一八八高地，砲火猛烈，經我砲兵應援，集中火力射擊，計殲敵約一團，方告無恙。十月一日敵第九縱隊以一團兵力將錦州東方小紫金山高地最高點攻佔，敵軍佔據此一制高點，則可用望遠鏡監視城內我軍一切行動，二日拂曉指揮所司令官下令城東防守部隊五十四師出擊，由砲兵支援，乃將此一制高點收復。繼由砲兵指揮部帶所要之觀測人員，在城東最高建築物之麵粉廠，指揮砲兵向其他幾個制高點射擊，驅逐敵人，並由步兵攻擊前進，於午後將紫金山另外幾個制高點，先後收復。但以天寒，又因無水，而且補給不易，不能久守，及至夜晚，又被敵軍攻佔。三日敵第七縱隊進達松山附近，與我五十五師前頭部隊接觸，我將松山高地放棄，在軍事上重作調整部署，以七十四師守架山、雙山子、女兒河東方高地。以八十八師守一七〇高地、罕王殿及南山高地。五十四師守小紫金山、

東八家子、北大營線。七十二師守舊市府前地。一八四師守配水池以左至黑山團管區。十八師守飛機場。

雙十國慶，全在砲火中度過，日困圍城之中，也是我生平第一次明知城危即將陷落，也窮掙苦撐，希望有奇跡出現。此時唯一希望是瀋陽東北行營，早日派兵解圍。瀋陽行營雖有通告，派湘軍第九兵團廖耀湘部援錦，終未見軍隊到達。當時最切要的是彈藥和給養的補充，後雖有空軍空投，惟因包圍圈日漸縮小，有的投落敵方陣地，為敵所得，而且壓毀，有的投落敵方陣地，為敵所得，而且空投補給的砲彈，落地後多被摔壞，彈藥筒變形，不能裝填，電話電池等俱感缺乏，構成嚴重問題，真是到了彈盡援絕地步。被圍十日以後，中共陸續向錦州附近集運，已發現有九個縱隊番號，第七縱隊首先向錦州南方外圍據點進攻，先後奪取我罕王殿、一七〇高地、雙山子、架山及女兒河東方高地等處。十三日以後，南方高地也陸續失守，敵人背山面河，在劉屯與我城防軍發生激烈的爭奪戰。我軍曾於關屯渡過女兒河追擊敵人，始終未能恢復原陣地，且城北方之配水池及黑山團管區亦相繼失守。十三日上午十時，據觀測軍官報告，在東南方龍爪溝方向，發現有敵騎十餘人，似在偵察我軍狀態，當即命令砲兵對該目標，集中射擊，十分鐘後，砲彈爆煙散去，以望遠鏡看到他們人仰馬翻，必然全被消滅。及城陷之後，我隨眾路

過龍爪溝時，據中共士兵透露，在此地曾有中共砲兵司令員爲我方砲兵擊斃。又據姚副官逃出時路過錦州，曾見城門貼有告示，以黃金懸賞捉拿黃永安砲兵指揮官，經詢路人知其懸賞捉拿，係與龍爪溝擊斃中共軍砲兵司令員有關。瀋陽東北行營主任衛立煌曾令派第九兵團廖耀湘部，增援錦州，該兵團共有兩個軍以上兵力。據熟知其事者云，廖受命後，由瀋陽出發，帶著軍樂隊，用鐵路運輸至新民（瀋陽距新民一百二十華里，新民以西鐵路被折斷），直驅彰武。所採取之路線，自彰武—新立屯—黑山—北鎮—錦州。孰知兵力大，行軍無並行道路，又值東北天寒地凍，宿營地擁擠，官兵食宿不得溫飽，十餘日後儘皆疲憊不堪。行至新立屯與黑山之間，遭遇中共軍約有一個師的兵力襲擊，攪得七零八落，潰不成軍。廖某被俘，是以援軍未及錦州，已告潰敗。廖耀湘係黃埔六期騎兵科出身，率領三湘子弟，其部在印度爲美援裝備，曾和英國軍隊併肩與日軍作戰，頗有戰績。勝利後調東北歸東北長官部杜聿明指揮，曾駐紮瀋陽、長春等地，當陳誠在東北行營主任任內時，有某軍在新民、黑山之間，被中共包圍，適在廖之部隊附近，陳誠電令廖某就近派兵解圍，豈料廖某竟置之不顧，致使該軍慘遭覆沒。不久總統蔣中正到達東北視察，陳即報告擬請以軍法從事，蔣中正亦曾首肯，焉知經過一夜時間，情形大變，竟將此事擱置不問，陳殊感憤憤不

平，但亦莫可奈何！今按明有巡撫王化貞不受熊廷弼調度而爲清軍所敗，戡亂之戰廖耀湘不受陳誠調度而有錦州之失，同一地區戰況，事隔三百年，何軌轍之相合如此？又數乎之嘆！將兵者應引以爲戒。

我在長官部充任總參議時，曾與廖某面識，該部到瀋陽，曾開辦湘潮日報（是接收偽滿的某報館），每日多刊登該軍在印度作戰勝利成績，並延攬東北舊日好事之徒，及偽滿官僚政客等，探查地方貧富情形，作爲勒索的根據，對之有功者即報請中央，稱某某是本黨在偽滿時地下工作人員，請任軍職，甚至有任命爲少將階級者，如某今已來台，以國大代表資格，及以陸軍少將退伍姿態，向人誇耀，令我深感痛心！

外圍據點次第陷落

自古軍事家之用兵，必須顧及士兵組織成份，及其生活習慣，使與作戰地區相配合，方能發揮士兵最大戰鬥力量。若是亞熱帶地方生長士兵，用到寒帶去作戰，實蹈法國拿破崙與德國希特勒對俄作戰之覆轍。當南方的軍隊調到東北作戰的第一個冬天，初逢冰天雪地，俱遭有墮指裂膚的慘痛。據衛生人員統計，受凍傷的官兵比受槍砲傷的官兵多出了幾倍，其中也發生有不可理喻的故事和笑話，茲奉兩則於次：

（一）在東北降雪後，南方軍隊的官兵，見到山河大地，一片白色，河川溝渠皆成平地

，皆認爲東北作交通用的耙犁，大可應用到部隊，使之運送給養補給，請補給區大量製造，分發部隊使用，反將具有防雪履帶的十輪卡車（載重六噸）停止使用，後來才發現如此作法是愚不可及的事。

（二）一些青年軍官見白雪遍地，爲好奇心理所趨使，不顧事實，竟要求補給區大量製造滑雪鞋，發給部隊官兵使用，認爲利用雪鞋滑動，可成爲快速部隊。聽說製造雪鞋的用料，花掉幾億東北流通券，結果沒有一個部隊真正用過。在歐洲雖有滑雪兵團，他們都是受過特殊訓練，才能使用，並不是全軍都成滑雪戰士。我們的雪鞋發到部隊，不能人人著用，下坡時尚有用處，及至平地或上坡時，反成部隊的累贅，況無雪時更無用武之地，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錦州被圍，時有半月，外圍據點次第陷落，復因援錦軍隊於新民、黑山之間，被中共擊潰，外援已絕，士氣更加沮喪。而中共軍圍攻日急，包圍圈漸次縮小，此時吾軍戰鬥所恃者，祇是砲火之支持，惟砲彈補給困難，除應付各步兵要求支援外，實不敢虛發一顆砲彈。十四日拂曉南北方向之中共軍，已接近城防，開始用砲轟擊，十時許瓜市方面城牆爲敵砲火擊毀，現一缺口，我砲兵集中火力阻止無效，敵由劉屯竄入城內，直搗瓜市（瓜市是城內地名，冬季是糧食市，夏天爲瓜市爲錦城糧食市），北面中共軍由黑山團管區直衝雙橋洞，敵兵密集前追，成爲

我城防軍良好的狙擊點，實施衝殺，據悉中共軍隊傷亡甚重，因為天冷，中共更利用戰死中共兵士的屍體做掩體，向我攻擊前進，攻入城內南街白雲公園，此時全城砲火連天，煙硝彌漫，形成街市混戰，中共兵戰法是捨棄街上道路，而利用道旁的房屋，攻擊前進，不是在屋上跳動，就是將門牆打洞，通行作為戰鬥通路，對於我軍在街上修築的碉堡，中共軍隊避不攻擊，及其街巷佔領之後，碉堡內的士兵，不惟給養彈藥無法補充，就是各人的大小便，亦無法行動，俟至市面全為中共軍隊佔據，碉堡則成孤立，祇好舉槍投降。由此驗証以前主張在街衢要道修築碉堡者，誠屬幼稚和短見，而忽略路傍民房牆壁門窗，到處可為敵人利用的工事。平時建築碉堡，費款至多，甚至於建築之時，水泥怕凍，而用火去烤，更浪費不少人力、物力，及至戰時，士兵卻局限在碉堡內，絲毫無法發生戰鬥能力，殊堪嘆惜！及來台灣之初，在街頭上尚見有碉堡之建築，此不獨有礙交通，亦造成戰時景象，使人心不安，徒增困擾而已。

槍彈威脅傷兵呻吟

在錦州陷落的那一天——十月十五日，拂曉時我東面砲兵觀測所，在城東麵粉廠（為錦州最高之建築物）中敵彈發生大火燃燒，城內多處發生敵我不分的混戰，我到師管區召開緊急會議，指示應付城破後各項措施，

令軍需處計算庫存款項，全部發給官兵，約等於每人三個月的薪餉。城破時立即化整為零，向城外疏散，到天津集合。候至處理完畢，攜帶姚副官乘坐汽車至指揮部，旋見韓參謀長前來報告說：「城外已有兩處，將火砲破壞，人員撤入城內，城市內有四處尚能連絡發射，但因敵兵接近，均皆陷於各自為戰。」當即指示各砲兵陣地指揮官，酌量當時情況處理，若認為情勢危殆，應盡可能將砲彈發射完畢，最後將火砲破壞。此時城內大火四起，煙硝蔽天，槍砲之聲，不絕於耳，忽見守城主帥范漢傑前來詢問我說：「敵情最近如何？砲兵尚能作戰者有多少？」我一一為之解說，他在室內走來走去，表情甚為焦急，復詢我說：「大定兄，你對當前情勢，尚有何應付之策麼？」我答說：「尚有三種辦法可以應付。」他甚表驚異，於請道其詳，我說：「第一抵抗到底，為國壯烈犧牲。第二拍拍胸脯，我是范漢傑光榮被俘。第三收集精銳部隊，勇敢突圍。」他聞之默思良久說：「我要採取第三個辦法。」我說：「頭兩個方法行之容易，第三個方法行之最難，希望速找步兵指揮官盧司令官前來研究，還能抽出步兵多少？從何方向突圍？用什麼時間行動？可詳加討論。」俟我說完，立即派裝甲車一輛往接盧司令官，此時街上槍彈亂飛，已不能徒步通行，及候盧某到來，他們二人研討良久，似無具體結論，我在圍城中，亦係與范等最後之晤談。

我於十二時左右登樓上至指揮部觀測所，見火車站大火熊熊，其他也有多處燃燒，因在槍林彈雨之中，無人救火，任其自然發展，旋見我軍飛機飛臨上空盤旋，即令士兵在樓頂鋪設對空連絡布板，免使投彈錯誤。至下午二時許，城內多處砲兵陣地向我報告，已至危急關頭，將火砲破壞，終止電話，午後五時許，我所指揮砲兵，全告沉寂，砲兵指揮部指揮能力，亦無法施展。

時局危急至此，乃與韓參謀長研究，先通知砲兵指揮人員自尋疏散之計，復同至郵政局長辦公室（在二樓），坐以待敵。他無意中在局長衣櫃中，發現有便服青色綿袍一件，試穿極為合身，我即勸他更換，免作俘虜，我以身軀高大，難免適身衣服，經姚副官在汽車中，找出一套士兵棉軍服穿上。姚副官也換了便衣，車交司機自行處理，擬下樓往見范主任和盧司令官，然俱不知其去何處，亦未留話告人。四處槍聲不絕，總部衛隊猶在工事內抵抗中，我乃同韓在交通壕中行進，見有傷兵在壕內哀號呻吟，已無擔架救護，韓近前耐煩安慰，戰場悲慘之情況可知。交通壕頂端僅達馬路，非走出壕溝，越過馬路，則不克前進，遂走向路旁民房內躲避，適與盛軍長相遇，據他告知，范主任已更換便衫，他太太扮做婦孺模樣，到市長公館等候。大家俟至黃昏後，同過馬路行往市長公館，詎料那裡只有廚子一人，盛某亦未隨來，經與韓商議，不再追蹤范主任，就在

韓公館停留過夜，視情況之演變，再作處置。其客廳內尚懸掛有韓德身的放大照像，即令取下，以免被敵軍認出，房屋玻璃門窗，全被槍彈擊毀，便轉往地下室（即燒鍋爐處），因在地平線下，可避槍彈的威脅，至於夜間，城內指揮系統全失，而一般士兵竟能各自為戰，在夜間曾聞與敵往返衝殺數次，都經過市長公館旁邊。一直戰至天明，抵抗的槍聲漸息，這實在是官不如兵，也可看出士兵偉大之處。夜宿鍋爐房內，恐有飛彈射入天窗，打碎玻璃傷人，乃用棉被嚴封，夜間敵我在屋前以機槍對擊數次，因兩方槍聲不同，我為美造，敵為俄造，美造槍聲小，俄造槍聲大，成為拉鋸戰狀態，直到拂曉，漸趨沉寂，忽聞匪幹高喊「繳槍留命」。續聞挨戶搜查的拉門聲，盤問聲，又聞匪幹叫喊：「房裡面的人，全都走出來，聽候檢查。」我與韓議「應速離去，此地不能久留」。

乃俟機走出後門，穿過火巷（因到處著火），其時新生活電影院方面，仍聞有砲聲，遂改向走往鐵路局。見鐵路局樓房全被燒毀，成為一片瓦礫，轉至體育場北，沿交通壕底東南行，免為流彈所傷。翌晨七時抵土城根東南門，再前進至卡子門時，見有一排中共軍隊，正在檢查行人，將我等交到中共軍指揮所，由一張科長盤詢後，又送往鴨綠街民房中，這樣顯係扣留。韓德身因著便衣，且有身分証，得獲放行，我因身著軍服，身分不合，姚副官答話欠妥，認有匪諜嫌疑，

俱被拘留。另有韓德身的廚子，身穿女人皮襖，裝扮的怪模怪樣，同被拘留。其他尚有散兵數百人，由中共槍兵監視，集合一處看管，不准離開一步。這是俘虜生活，經過六、七日之久，方才脫離危險。

謀劃脫離共軍牢籠

在日暮前，由共軍軍官帶槍兵數十名，押送我等俘虜百餘人，由鴨綠街西行，經瓜市南端，出南門渡過女兒河，水可沒腰，且已結冰。渡河後鞋襪盡濕，腳漸麻木，尚不覺寒冷，此時城內火漸熄滅，當夜過龍爪溝經大廟時，聽兩位共軍談話說：「我們砲兵司令員，為國民黨砲兵擊斃，就在此地。」

十六日天明到達一個村落休息，日出後由百姓供給早餐，沒有飯碗，皆以手抓食，總算獲得一飽，接著交由俘虜收容所，嚴密訊問與檢查。我之自來水筆、手錶均皆拋棄，姚副官帶有金元券五百元、金戒子兩個，查出後交其保管，並掣給收條一紙。隨後向娘娘宮前進，娘娘宮是個廟，位置於小凌河入海處。那地方可以找漁船從海道直航葫蘆島就是國軍駐地，入晚宿營宮內，這是二十天來首次得到一夜安眠。晨起後見有由錦州各處搜集俘虜官兵數千人，亦在鄰近房舍宿營，內有九一三軍團長兩員，一員帶有妻子，在俘虜編隊時未編入一隊，且走不同路線，男的抱一幼兒，未及兩歲，夜間哭鬧著找媽，令人聞之心酸。另一團長攜帶妻子，編入一

隊，團長素有鴉片嗜好，煙癮發時，涕淚交流，嗚嗚哀鳴，其妻不能忍受寒天中的奔波勞苦，入夜哀號痛哭，共軍大罵國民黨軍官如此腐化，何能掌握政權。十七日繼續西行，通過香山，距錦州二十餘里路上無行人，全是一片淒涼，日暮前行至英守堡（距虹螺峴約四十里）停止，說有共軍政治委員前來

檢查，在路傍排成四路橫隊。少頃果有一人，年約四十餘歲，瘦小身材，留有八字鬍子，穿黑色列寧裝，帶槍兵一名，由排頭看到隊尾，有的問一兩句話，有的目光一掃而過，及至到我面前，注視良久後說：「老先生請到院中談談。」我當時認為他看出了破綻，暗自焦急，立即隨他進入對面民房院中，內有一豬圈，圈內無豬，我二人對坐在餵豬槽上，他問我說：「老先生你是做那一行的？」我答：「是在軍中當秘書」，又問：「秘書管理何事？」我回答：「有喜慶事作個喜對，有喪事作個輓聯和訃文之類的事。」繼問：「你不是國民黨的軍官？」我說：「國民黨軍官都是青年人，你看我這偌大年紀（此時我在圍城二十餘日，未曾理髮修面，顯得白髮蒼蒼，像個六十多歲的老人），那會要我做官呢。」他似已相信，接著他說：「你在國民黨工作多年，按你年齡，必定經驗豐富，對於兩個黨也一定有認識，今天就請你對兩個黨作個結論，說一說誰能成功。」這是運用機智的時機，大意不得，我當即答道：「國民黨是剝削人民的，共產黨是奴

役人民的，都不能成功，古書上說：『得民者昌，失民者亡』。我的結論是如此，你看如何？」他仰天大笑說：「你歸隊去罷。」我立時感覺其陰森可怕，須速謀逃亡之計，晚間就在對面民宅宿營。與我同一房間的有姚副官和韓德身的廚子，及憲兵數人，他們都認識我，姚副官帶了一條棉被，晚上送給我蓋，帶一條煙，暗自給我吸，此子頗有義

氣。民房是一明兩暗，中間是堂屋，室內的地土和炕上，共睡有四、五十人，中間住有看管的共軍四名，睡在鍋台上，大唱流行歌曲、小調，此起彼和，唱個沒完，令人聽之心煩。睡至夜深三時許，忽然醒覺，細聽四處寂靜無聲，乃起來經過堂屋，出後門小解，見看守共軍均倚槍酣睡，我輕步徐徐開門，並返身將門虛掩，及小解後，仰望天空，

月殘星明，滿地皆霜，環顧四週並無院牆，向遠望去，盡是已收割的高粱空田，睹此情形，觸發了我脫逃的動機，忽然後面門聲響動，出來一人，使我為之一驚，回頭細看，方知是副官姚傑明，遂向之作手勢，令其返去，將門插上，他很聰明，立刻返回照做，我始安心向野外走去，企圖脫離這個牢籠。

(未完待續)



①任國民政府主席東北行轅主任時的陳誠上將。

②曾擔任錦州市長的韓德身在陸軍大學時的畢業照。



李白虹「金馬風雲憶昔時」插圖（文見二二頁）

① 在八二三金門砲戰中殉職的金門防衛司令部副司令趙家驤（左）早年與杜聿明（中）合影。

② 在金門砲戰中殉職的吉星文將軍在七七事變中任二十九軍二一九團團長時的照相。